

讀歸九探

陆天华 陆天鹤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讀 歸 九 探

陆天华 陆天鹤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骚九探 / 陆天华, 陆天鹤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308-14916-7

I. ①读… II. ①陆… ②陆… III. ①楚辞研究—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8632 号

读骚九探

陆天华 陆天鹤 著

责任编辑	周晶晶
责任校对	张小苹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48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916-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说“二湘”.....	(1)
更有情痴抱恨长	
——《九歌·河伯》之我见	(15)
一首赞美送子女神的歌	
——《九歌·少司命》之我见	(23)
《九歌·大司命》之我见	(30)
《九歌·山鬼》之我见	(40)
《九歌·东君》译注	(50)
《九歌·国殇》译注	(55)
《哀郢》之我见	(59)
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	(75)
瑾瑜终于成沙石	
——《怀沙》之我见	(89)
“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	
——《悲回风》之我见	(106)
浅谈“占卜”与“降神”.....	(127)

《离骚》今译 (136)

解决古代断代问题的钥匙

——读《中华传统天文历术》..... (153)

附 录 (156)

后 记 (165)

说“二湘”

湘君是湘水男神，湘夫人是湘水女神。这对湘神的形象，历来不少研究者认为同虞舜的神话有关。传说舜到南方巡游，死于苍梧之野，葬在九嶷山（湘水的发源地）。当时，他的妻子娥皇、女英没有同行，后来她们追踪至洞庭湖滨，得悉丈夫已死，便南望痛哭，投湘水而死。洞庭湖上的君山成了她们的归宿之地。君山和九嶷山遥遥相隔，一条湘水诉说着她们的哀怨。湘地的竹上有紫褐色斑点，人们说，这是二女洒在竹上的泪痕。这一生离死别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湘君》和《湘夫人》在长期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在屈原加工创作之时，都有可能吸收过这个故事的营养，从诗篇本身也可得到印证。但是若将湘君和湘夫人坐实为舜和二妃，恐不大妥当。

“二湘”名为祭歌，实是感情浓郁的恋歌，写的是这一对有情神深深相爱却无缘相会。作品重在抒情，所以只选取他俩约会不遇的一段情节。在他们渴望相会、互相寻找的过程中，通过其富有戏剧效果的一“望”再“望”，层层深入地刻画出双方的心理活动，把感情的波澜一浪一浪地推向高潮。两篇的表现手法是相互映照的，结构上具有同树异枝、同枝异花之美，虽然各自成篇，实是珠联璧合的一个整体。

《湘君》(以下简称“上篇”)开篇,写湘夫人乘舟先到达约会地点北渚(洞庭湖北面的小洲岛),久候湘君未至。全篇都是湘夫人的独唱。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湘君啊你没有启行?你在犹豫?

还是有人把你留住在小洲?

美丽灵秀 修饰得宜——

快 快快划动我的桂木小舟

开头就写湘夫人的猜想,甚至怀疑有人把他留住了。这说明她到达北渚已经很久,赴约的人等久了是会产生种种揣测的,女性尤为敏感。她打量一下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对自己的美貌很自信,于是划动桂舟离开了约会之处。也许是想去接湘君,也许是想去寻找,一个“沛”字写出了心情的急切。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沅湘的水啊不要掀起波涛

大江啊请安安静静地流

望呀望呀不见你一点影子

是思念谁啊我吹起了参差

“令沅湘”二句点明水神的身份,同时表明她希望和湘君的会面能不受干扰,因为风浪太大影响远望。方圆数百里的洞庭湖,沅、湘、澧、资等水均汇流于此,在湖的北面入长江。涛声相应,烟波浩渺,湖中多洲渚小山,其中的君山即湘夫人的居住之地。“望夫君”句特写湘夫人的“望”。可以设想,她在迎接落空、四处寻找的过程中,不知已“望”过多少回了。

有约不来是叫人心焦的，于是她吹起了参差，以寄托幽思。“参差”即排箫，传说为舜所造，用竹管编排，上端平齐可吹，下端两旁长而中间短，形状参差不齐，故又名参差。从创作和美学的角度看，诗人把江湖中风涛的呜咽之声想象为湘夫人“吹参差”，意境哀怨而悲凉，为全篇定下了基调。

驾飞龙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你此刻正驾着龙船北行？

让我掉转船头返回洞庭

哦 薜荔、蕙花装饰龙船

香荪桡儿呀幽兰的旌……

遥望烟水微茫的涔阳一带

啊 有只船正横渡大江扬帆而来

“驾飞龙兮北征”句，研究者解释有多种，一般都认为是湘夫人驾龙船北上去寻找湘君，“飞龙”即上文的“桂舟”。但问题是：一、湘夫人的“桂舟”是条小船，“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是她和侍女奋力划船的情景。而“飞龙”是指龙形的或是由龙驾驶的船，“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龙船上旌旗飘扬，仪仗盛美，行驶起来是翩翩如飞的。两者比较起来，船的大小和气派全然不同，“飞龙”的主人似更符合湘君的身份。二、湘夫人明知湘君从南面来，却北上去迎候，很悖情理。而湘君从九疑沿湘水入洞庭，方向是朝北的，与“北征”相合。有的研究者显然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因而把这节诗作为湘君的唱词来解释，但这样一来，独白变成了“男女对唱”，一首完整的抒情诗就被分割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现把笔者对这节诗的看法陈述如下：

“飞龙”，指湘君所乘的龙船。“驾飞龙兮北征”是个疑问句，是湘夫人

在寻找不见的情况下，对湘君行踪的揣测、估计——她估计他此刻可能正在北上的途中。“北征”，与开头的“不行”、“夷犹”、“谁留”一样，均属猜测之词。“遭吾道兮洞庭”，承上句对湘君行踪的估计，她赶紧回转——可见她找湘君走得很远，已经离开了洞庭湖。作者心细，这一句实为彼此错路埋下了伏笔。“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二句，不是实写，而是湘夫人在东瞧西望寻找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想象——因为她十分盼望见到湘君的船，而飘扬的旌旗，芳洁盛美的仪仗是湘君的龙船的标志。“灵”，“舥”的假借字，有屋的船。“扬灵”，指扬帆前进。这里再次特写湘夫人的“望”。“横大江兮扬灵”，是“望涔阳兮极浦”之所见——她远远望见一只船横渡大江扬帆而来，以为是湘君从那边来了。我们可以想见湘夫人的眼睛久久地盯着那远处的帆，她的小舟欢快地向那边迎去。

就在湘夫人离开洞庭湖去找湘君之时，远道赶来赴约的湘君正好来到北渚，《湘夫人》篇（以下简称“下篇”）便从这里开始。下篇全部是湘君的独唱。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公主啊可已来到这北渚？

举目四望哪 使我心中充满愁绪

拂面的秋风一阵接着一阵

洞庭湖泛起波澜呀 落叶纷纷

“帝子”，和下文的“公子”、“佳人”，都是指湘夫人。湘夫人的原型在神话传说中是帝尧的女儿，故称“帝子”、“公子”（女儿在古代也可称“子”）。首句是个疑问句。湘君从遥远的湘水上游来到这约会之处，满以为离北渚很近的湘夫人早已到达了，谁知竟不见她在那儿，所以心中疑惑，断不定她是否已来在这岛上。下句“目眇眇兮愁予”，是说用尽目力在

这小岛上寻找她的踪影，结果十分失望，心中不由充满愁思。“眇眇”，眯着眼远望的样子。

三、四两句，视线从岛上转移到湖面上，但湖面上更是空空荡荡，在秋风吹拂中，唯见洞庭湖的波澜和飘零的落叶。这两句是静景中的动景，境界空寂凄清，表现湘君惆怅的心情，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此刻，湘夫人那边怎样呢？请继续看上篇：

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徘徊。

扬帆而来呀不是来到这里

侍女和我相依在一起 为我伤心叹息

泪珠儿呀不由夺眶涌出

内心思念啊内心悲恻

她的欢乐变成了失望：扬帆疾行的不是湘君的船，它没有往这里来。“极”，至。盼呀望呀依然落空。温庭筠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是否由此化出，我们不能武断；但“扬灵兮未极”具有同样的意境和深情而比温词单纯、自然、天真。“婵媛”，牵引相连的样子。这里不写湘夫人的悲叹，却写侍女为她悲叹。她在强忍着心中的泪水。这泪水终于在侍女叹息的触发下夺眶而出。

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濂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桂木的桨儿木兰的楫

溅起冰花哎卷起白雪

好比到水中找薜荔呀
 好比到树上找荷花
 心不同哪媒人徒劳
 恩爱不深哪轻易弃绝
 水激石间呀急流溅溅
 你的快船就像飞龙翩翩
 相交不忠诚哪怨恨绵绵
 约会不守信呀告诉我没有空闲

“斫”，砍。“积”，“击”的假借字。“斫冰积雪”，指在清澈的水中打桨行船，激起的浪花如冰似雪。以喻体“冰”、“雪”直接借代“浪花”本体，苏轼的名句“卷起千堆雪”亦属此例。“桂棹兮兰枻”二句是写湘夫人和侍女在继续划船寻找湘君，因为找不到，故有“采薜荔”“搴芙蓉”之喻。薜荔长在陆地，荷花生于水中；到水中找薜荔，到树上找荷花，是徒劳的。

“石濑兮浅浅”二句，写湘夫人想到湘君赴约的有利条件。与她自己奋力划船的艰辛恰成鲜明的对照：水流是那么急速，龙船飞行是那么轻快。这“飞龙兮翩翩”的弦外音很明白，是怪怨湘君理应很快来到而竟不来。上文的“心不同”“恩不甚”，下文的“交不忠”“期不信”，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所发的怨词。若把这两句抽掉，上下四句怨词顿时黯然失色。若把这两句理解为湘夫人自己乘着“飞龙”在轻快飘行，则和上下四句怨词不谐调。于此也可看出“飞龙”和“桂舟”绝不是二而一之物。事实上，作者正是从湘水和洞庭之水的流动中获取灵感，把洞庭湖冰花白雪似的波浪想象为湘夫人划动着“桂舟”在寻找，把湘江巨龙般翻腾而来的波涛想象成湘君所乘的“飞龙”，从而构成一种相互追踪、萦回往复的艺术境界。

以上写湘夫人找不到湘君，对湘君的怨恨。而湘君呢，此刻也正在到处寻找着她。请继续看下篇：

登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

登上白蘋丛生的高处远望——

计着这好日子呀夜里也在布置新房

哦 鸟雀在水蘋中找窠？

渔网儿张在树梢上？

“登白蘋”句特写湘君的“望”。他舍舟登上高处，纵目寻找湘夫人的行踪，焦急与盼望的心情，都在这“望”字之中。这里与湘夫人的“望”，相互映照了一下。

“与佳期兮夕张”句有多种解释，一般都认为是与佳人相约在黄昏时会面的意思。“夕”，多作约会的时间解。但细审文义，此刻湘君在向远方“骋望”，下文还在写他“远望”，可见这是在白天；若是相约在黄昏，则约会时间未到，不该有愿望落空的预感。再联系《湘君》篇来看，湘夫人到达北渚也在白昼，若约会是在黄昏，她说湘君迟迟不来就毫无道理，她离开约会地点去寻找是多此一举，她怨他“期不信”也还为时太早。由此可知“夕”字不是指约会时间。笔者对这句的理解是：

“与”，数，计算。“佳期”，指今天这个约会的日子。“张”，张挂，陈设，指布置新居。“夕张”，是说夜里也在忙着陈设布置。正因为盼望这个大喜的日子，唯恐不及时做好准备工作，所以常常扳指头计算日子，夜里也在忙着。“与佳期兮夕张”这一句，是后面“筑室水中”十四句的伏笔。“筑室水中”所写的新居，便是打算和湘夫人共同生活而建造起来的；今天他与湘夫人约会的目的，就是与她同往新居。然而好容易一切准备停当，盼到了今天这个“佳期”，却不见她来赴约，故有下面二语喻事之徒劳——鸟雀到水草中找归宿之窠，渔网张设在树梢上捕鱼，是不会有结果的。这与湘夫人的“采薜荔”“搴芙蓉”二句用意相同，彼此对应。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沅水有芳芷 澧水有兰

思你念你 哟未敢明言

向着渺茫的远方望呀望呀

只看见一片流水 缓流不断

“沅有芷”二句，以沅水和澧水有芬芳的兰芷，比喻自己心里有一个如兰如芷的湘夫人，珍藏着一种深深爱她却又不敢出口的纯洁的情愫。一个是“思公子兮未敢言”，却不知那一个也在“隐思君兮陏侧”；一个在到处寻找她，却不知那一个也正在到处寻找他。“荒忽兮远望”句，再次特写湘君的“望”，与湘夫人二次“望”的镜头交相辉映，更显示出诗篇的悲剧美。下句“观流水兮潺湲”，仍是透过自然景物来写内心世界，较之“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意境更为空茫、寂寥、苍凉。

以上写湘君寻找湘夫人。作者为了与上篇的结构同中有异，将寻找的过程写得特别浓缩。现在我们再回到上篇，看看湘夫人此刻的心情：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清早就在江边奔走

晚来在北渚停泊小舟

只见屋上栖宿着鸟儿

一片流水环绕在堂屋四周

“朝骋骛”和下篇的“朝驰余马”，是写早晨出发，双方的行程一开始就紧扣住江边的波涛。“骋骛（奔驰）”、“驰余马”、“弭节（停车）”，以及下篇的“腾驾（飞腾起车驾）”，其实都是指大小和形态不同的波涛，就像《河伯》篇中把奔腾的波涛描写成“驾两龙兮骖螭”的“水车”一样，故不宜拘泥于水陆舟车之分。

从“朝”到“夕”，整整一天，找到傍晚，湘夫人回到约会之地，湘君仍不在那里，只看到“鸟次屋上”、“水周堂下”，一派荒凉无人的景象。至此，把湘夫人感情的发展推到了高潮：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我把你送的玉玦丢到江中

我把你赠的玉佩扔到澧浦

哎 一会儿却把芬芳的杜若采在手里

要捎给你哟 表达我的情思

“捐余玦”即“余捐玦”，与“遭吾道”、“步余马”等为同一类句式。“捐玦遗佩”究竟表示什么意思？这首先得弄清丢弃之物的来历。下篇末的“捐袂遗褌”与此紧密相对，情节相同，句意相同。“袂”和“褌”都是衣衫。湘君在误会和气愤中不掷弃别的却掷弃衣衫，显然这衣衫与爱情有关，与湘夫人有关。原来在古代爱情生活中有互赠纪念品的习惯，而女子把自己的贴身之衣送给情人，是常有的事。足见“袂”和“褌”是湘夫人赠给湘君的信物，“玦”和“佩”则是湘君赠给她的。她在怨恨中把对方所赠的纪念品丢掉，可是，那苦苦的思念之情却不是这一丢能够丢掉的，所以一会儿又冷静下来，采了一束杜若要捎送给对方。这种纯真朴素的感情，大胆泼辣的表现方法，正是民歌的本色。掷佩饰和采芳草的感情变化，正说明了湘夫人的剪不断的相思，磨不损的爱情。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机缘啊不能一再得到

姑且逍遥自在 随意徜徉

末二句，湘夫人又离开了北渚（她的行动就像波涛一样归于平静，微

微起伏流动)。她在孤独地徘徊、飘荡,她不知道,深深爱她的湘君也正在为找不到她而痛苦,请看下篇: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呀 野鹿怎么在院子里吃草?

蛟龙怎么在水边嬉戏逐乐?

清早我就在江边策马飞奔

傍晚渡水回到西面的水滨

我仿佛听到你在唤我

我要偕同你呀 驱车驰往新的环境——

湘君也像湘夫人那样到处寻找,对方影踪全无。“麋食庭中”二句,是湘君回到约会地点时所见的景象。北渚是人迹不至之处,野麋跑到院子里来吃草,常居深渊的蛟龙嬉戏逐乐在水边:这是写“无人”,与上篇“鸟次屋上”二句相对,用意相同。这说明那一天他们都曾两次到过北渚,而且都进入了约定的会面之所的庭院。从作者有意点明的时间和方向来看(“夕弭节兮北渚”和“夕济兮西澨”),真是阴错阳差,又是脚前脚后。这是十分典型的戏剧性情节,有助于我们了解《九歌》的演唱情况。这里不赘。

“朝驰余马兮江皋”四句,补叙一天的奔波劳累,以及回到北渚时的希望和打算。“西澨”,指北渚这个小洲岛的西岸。当他傍晚踏上这约会之地的西岸时,以为此刻湘夫人总该在那里了,他仿佛听到湘夫人在唤他(“闻佳人兮召予”)。这是写他急切盼望和恋人见面的心态。他打算立刻和她一道驱车远去,去过美好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安排好一个如诗如画的生活环境: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櫨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新房子建在水中
 用荷叶盖成屋顶
 荪草装饰墙壁 紫贝铺砌庭院
 花椒粉刷的堂屋散发芳馨
 木兰椽子呀桂木的梁
 辛夷木门楣白芷房
 薜荔花儿织成帐子
 蕙丝帐顶已张在床上
 白玉镇着坐席
 几丛石兰吐露芬芳
 荷叶的屋顶点缀着白芷
 屋宇四周缭绕着杜衡
 采集百草充实庭院
 满门满屋哟 香气氤氲
 啊 九嶷山诸神都来欢迎我们
 贵宾们呀纷集如云……

诗句把读者带进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你仿佛进入一座美丽的水中宫殿，处处花气袭人，整个建筑就像是一朵芳洁的花，弥漫着、散发着幽香。这就是湘君为这次约会所做的准备工作，照应上文“与佳期兮夕张”。“筑

室水中”一段共十四句，约占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一。这是不是诗人不惜墨呢？不是。因为无论外形的设计、室内的陈设、环境的美化，都凝聚着湘君对湘夫人的爱，凝聚着他美好的理想。这实是在写他的心中之“情”。从艺术构思的角度看，这段文字正在酝酿着抒情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巨浪狂涛。

接着是“九嶷”二句。“九嶷”，这里指九嶷山诸神。相传虞舜葬在九嶷山下，那里是湘水的发源地。诗人把那个地方处理为湘君的居住之地，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作品从立意到情节都说明湘君这个形象确是以舜为原型的。“灵”，神灵，泛指包括九嶷诸神在内的来宾们。“九嶷缤兮并迎”二句，是湘君想象同湘夫人一起来到新居时的热闹欢乐场面——他所在地方的九嶷诸神都会纷纷前来迎接、祝贺。这两句是遥承前面“将腾驾兮偕逝”而言的，有前面的“偕逝”，才有后面的“并迎”，至此文意前后合拢。

本篇的写法与上篇不同。上篇是顺叙，详写湘夫人一天的奔波、寻找，最后出现约会之所的无人景象：“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本篇则略写湘君一天的奔波、寻找，当傍晚回到约会之所时，先推出荒凉无人景象：呀，野鹿怎么在院子里吃草？这时他听到水边有声响，或许还以为湘夫人乘舟到了，急忙回头，水边看到的却是蛟龙在嬉戏逐乐。“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这里主人公虽然只说了短短两句话，若用戏剧或电影来表现，会是非常精彩并且使人一目了然的。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抒情主人公开始追述一天的奔波和自己原定的计划。从“朝驰余马兮江皋”至“灵之来兮如云”，都是倒叙，具体述说自己已经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这次与湘夫人约会，是为了同她到九嶷山下的水中新居，去共同过美好的生活；他甚至已在想象着双双到达新居时的热闹情景。然而，现在他却站在约会之所的庭院门口，看着残照中的洞庭湖水波发愣。一切准备都是白费心，一切愿望都落了空，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波澜也因之推向了高潮：